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一百五十九

湖西閩鎮珩輯

軍禮考

蒐閱

宋太祖建隆二年始校獵于近郊先出禁軍爲圍場五坊以鷲鷹細犬從帝親射走兔三從官貢馬稱賀自後多以秋冬或正月田于四郊太宗將北征閱武獵近郊禁盜獵狐兔者有衛士奪人獐當死帝曰若殺之後世必謂我重獸而輕人特貰其罪帝常以臘日校獵諭從臣曰臘日出狩順時令緩轡從禽非荒也回幸講武臺張樂賜羣臣飲其後獵西郊親射走兔五詔以古者蒐狩以所獲之禽薦享宗廟斯禮久廢

今可復之遂爲定式慶厯五年兵部員外郎李東之言祖宗校獵所以順時令而訓戎事陛下臨御未嘗講修此禮願詔有司草儀注擇日命殿前馬步軍司互出兵馬從獵于近郊詔樞密院討詳先朝校獵制度十月御內東門賜從官酒三行奏鈞容樂幸瓊林苑門賜從官食遂獵於楊村燕幄殿遣使以所獲麇兔馳薦太廟旣而召父老臨問賜以酒食茶絹及賜五坊軍士銀絹有差六年復獵于城南東韓村自玉津園去輦乘馬分騎士數千爲左右翼節以鼓旗合圍場徑十餘里部隊相應帝按轡中道親挾弓矢屢獲禽焉時道傍居人或畜狐兔鳬雉驅場中帝謂田獵以訓武事非專所獲也悉縱之免園內民田一歲徂其後以諫者罷獵近甸自是終

靖康不復講其閱武之制太祖太宗征伐四方親講武事不盡用定儀真宗詔有司擇地含輝門外之東武村爲廣場馮高爲臺臺上構行宮前夕三鼓殿前侍衛馬步諸軍分出諸門詰旦帝乘馬從官並戎服賜以窄袍至行宮諸軍陣臺前左右相向步騎交屬亘二十里諸班衛士翼從于後有司奏成列帝升臺東向御戎帳召從臣坐觀之殿前都指揮使執五方旗以節進退又於兩陣中起候臺相望使人執旗如臺上之數以相應初舉黃旗諸軍旅拜舉赤旗則騎進舉青旗則步進每旗動則鼓賊大譟聲震百里外皆三挑乃退次舉白旗諸軍復再拜呼萬歲遂舉黑旗以振旅軍左者畧右陣還由臺前出西北隅軍右者畧左陣還由臺前出西南隅並

凱旋以退熙甯五年以蔡挺教陣隊法頒行諸路

其法五伍爲隊五隊

爲陣陣橫列騎兵二隊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爲節束草象人而射中者有賞前三行槍刀後二行弓弩附隊以虎蹲弩牀子弩各一射與擊刺迭出皆聞金卽退預籍人馬之彊者隱於隊中遇可用則別出爲奇建炎元年頒樞密院教閱法神臂弓日給箭二十射親去堞百二十步刀長丈二尺以上氈皮裹之引闕五十二次不令刀頭至地每營選二十人閱習經兩閱者五十人爲一隊教習分合隨隊多少分隸五軍每軍各置旗號前軍緋旗飛鳥後軍皁旗龜左軍青旗蛟中軍黃旗神人別以五色物號制招旗分旗舉招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合而成陣舉分旗則五軍以旗相應分而成隊左右前卻或分藏爲伏或分出爲奇皆舉旗爲號更鳴小金應鼓備瞻望不及者豫約伏藏之所緩鳴小金卽

止急鳴應鼓卽奇兵出陣趨戰急鳴小金卽伏兵出其春秋
大教依格推賞乾道二年十一月車駕幸白石教場閱兵三
衙率將佐等導駕至登臺三衙統制統領官等起居畢舉黃
旗諸軍皆三呼萬歲三衙管軍奏報取旨馬軍上馬打圍教
場舉白旗三司馬軍首尾相接舉紅旗向臺合圍聽一金止
軍馬各就圍地作圓形排立射生官兵隨鼓聲出馬射獐兔
一金止疊金射生官兵各歸陣隊舉黃旗射生官兵就御臺
下獻所獲帝慰勞賜資諸將有差四年十月度江岸東茅灘
上營作教場修築將臺車駕至灘上親閱前一日諸軍皆戎
裝于教場東列幕宿營至日三衙管軍與各軍統將佐並金
裝從駕上自祥曦殿戎服乘馬護聖駕馬軍八百騎分執槍

旗弓矢軍器駕入教塲升幄殿殿帥執摠奏諸司人馬排立
齊舉黃旗招諸軍向御殿呼拜者三殿帥奏取旨鳴角發嚴
上御甲冑登臺復鳴角戒嚴殿帥奏取旨馬步軍簇隊成以
備教戰連三鼓馬軍上馬步人起旗槍分東西爲應敵之勢
舉白旗教方陣黃旗變圓陣皂旗變曲陣青旗變直陣緋旗
變銳陣緋心皂旗作長蛇陣緋心白旗作伏虎陣兩陣各遣
將挑戰變八圓陣疊鼓舉旗左馬軍戰右步軍右馬軍戰左
步軍再疊鼓交旗擊刺三疊金諸軍相屬魚貫斜列前利後
張爲衝敵之形殿帥奏教陣訖取旨人馬排列鳴角以俟放
教重鼓三馬軍下馬步人齣落旗槍皆應規矩將士射生官
進獻獐鹿上更戎服賜宰臣以下

秦憲曰曰建隆之歲先出禁軍爲圍場或幸驛驥院因以射獵凡親近是役諸軍皆從獵之軍也又數罷五坊諸人安有鷹犬小兒隊長之紛紛哉又曰宋初所重者禁軍廂軍訓練必精士兵鄉兵備數而已自韓魏公刺陝西義勇而鄉兵日增至王安石行保甲法一切募荷鋤農氓遊手無賴之徒爲之而鄉兵之冗甚矣於是或立集教法或立團教或頒教閱新法或遣提舉或遣近臣內侍長爲保長丁爲保丁元豐四年祇就河北東陝西路會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二百六十六正長壯丁凡六十萬一千九百四十五其時綜計義勇保甲及民兵七百一十八萬三千二十八人歲費緡錢幾百萬又有銀樣寶錢之賜皆在常額外

此非熙豐之弊政而何

遼四時隨水草散漁各有行在所謂之捺鉢春曰鴨子河凜
皇帝每至侍御皆服墨綠色衣各備連鋌一柄鷹食一器刺
鶩雉一枚于凜周圍相去各五七步排立皇帝冠巾衣時服
繫玉束帶于上風望之有鶩處舉旗探騎馳報遠泊鳴鼓鶩
驚騰起左右圍騎皆舉幟麾之五坊擎進海東青鶩拜授皇
帝放之鶩擒鶩墜勢力不加排立近者取錐刺鶩取腦以飼
鶩救鶩人例賞銀絹皇帝得頭鶩薦廟羣臣各獻酒果更相
酬賀插鶩毛于首以爲樂賜從人酒徧散其毛弋獵網釣春
盡乃還夏捺鉢無常所多在吐兒山四月中旬起牙帳五月
末旬六月上旬至居五旬與北南臣僚議國事暇日遊獵七

月中旬乃去秋捺鉢曰伏虎林七月中旬起牙帳入山射鹿
伏虎林在永州西北五十里嘗有虎據林傷害居民畜牧景
宗領數騎獵焉虎伏草際戰慄不敢仰視上舍之因號伏虎
林每歲車駕至皇族而下分布灤水側伺夜將半鹿飲鹽水
令獵人吹角效鹿鳴既集而射之謂之舐鱗鹿又名呼鹿冬
捺鉢曰廣平淀地饒沙冬稍煖牙帳多於此坐冬與北南大
臣會議國事時出校獵講武其常獵以十二月辰日前期詔
司獵官選獵地其日皇帝皇后焚香拜日畢設圍命獵夫張
左右翼司獵官奏成列皇帝皇后陞輦敵烈麻都以酒二尊
盤殮奉進北南院大王以下進馬及衣皇帝降輿祭東畢乘
馬入圍中皇太子親王率羣臣進酒分兩翼而行皇帝始獲

免羣臣進酒上壽各賜以酒至中食之次親王大臣各進所獲訖賜羣臣飲還宮應歷元年冬漢遣使來賀自是歲以爲常儀統和中罷之初太宗時侍中崔窮古言晉主聞陛下數遊獵意請節之上曰朕遊畋非徒縱樂所以練習武事也乃

詔諭之會同三年五月六月分閱步騎兵于南郊

五禮通考
遠本紀所

載國主自臨閱者皆禁衛之軍其宮衛騎軍當使提轄司臨閱首領部族軍當使招討司統軍司部署司兵馬司臨閱

金世宗善騎射常以九月秋獵十月冬獵十二月獵於近郊

所獲薦山陵帝嘗欲幸金蓮川梁襄上疏諫曰臣聞陛下于

合圍之際麋鹿充牣圍中壯而大者纔取數十以共宗廟餘

悉縱之不欲多殺議者謂前世守文之主生長深宮畏見風

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情柔臨難束手陛下監其如此

不憚勤身遠幸金蓮至於松漠名爲坐夏打圍實欲服勞講武臣愚以爲戰不可忘獵不可廢卽欲習武不必度闊涿易雄保順薊之境地廣又平且在邦域之中獵田以時誰曰不

可帝嘉納遂罷行

癸辛雜識北客云北方人打圍用數萬騎各分東西而往行月餘而圍始合蓋不啻

千餘里矣旣合則漸東而小之圍中獸皆悲鳴相弔低獸凡數十萬虎狼熊羆麋鹿野馬豪猪狐狸之類皆有之特無兔耳獵將近則開一門廣半里許俾餘獸逸去不然則一網打盡來歲無遺種矣又曰未獵前隊長去其頭帽於東南方開放生門如隊長後帽則其圍復合大定二十六年十月上謂

眾始獵耳此亦湯王祝網之意也

意也

大定二十六年十月上謂

宰臣曰西南西北兩路招討司地隘猛安人戶無處圍獵不能閑習騎射委各猛安謀克官依時教練其弛慢過期及不

親監視並決罰之

金史兵志無大閱文大約兵之訓練責成于招討安撫二司

元制自御位及諸王皆有昔寶赤蓋鷹人也春冬之交天子

或親幸近郊縱鷹隼搏擊以爲遊豫謂之飛放故鷹房捕獵
 皆有司存而打捕鷹房人戶多取析居放良及漏籍索蘭奚
 還俗僧道與凡贖役無賴者及招收亡宋舊役等戶爲之至
 順元年樞密院事燕不憐請依舊制全給鷹坊芻粟使無貧
 乏帝曰國用皆百姓所供當量入爲出朕豈以鷹坊重困吾
 民不從元代最重田事史所紀御位下打捕鷹房官幾千戶約計天下
州縣獵戶幾三萬三千餘戶延祐元年十月監察御史請命
 樞密院設法教練士卒軍官襲職事試以武事而後任之詔
 可泰定三年十二月御史言比年以衛軍供役廢武事請遵
 世祖舊制教習五衛親軍以備扈從不報元校閱之事在外
元帥府統軍司主
 之或宣慰使及都元帥在內或特遣人如泰
 定三年遣乃馬台四年遣燕帖木兒是也

明南苑在京城南二十里方一百六十里中有按鷹臺臺旁
有三海自成祖定都因元之舊開四門繚以周垣獐鹿雉兔
甚多設海戶千餘守視歲時蒐獵於此永樂二十年五月車
駕度偏嶺命將士獵於道傍山下上顧從臣曰朕非好獵願
士卒隨朕征討唯畋獵可以馳馬揮戈激揚武士俾作其氣
耳天順二年十月上校獵南苑親御弓矢命勳戚武將馳射
獲輒獻之既畢賜酒饌以所獲分賜從臣而歸明史不詳田
衛上直軍及四衛
營皆從獵之軍大閱儀前期一日皇帝常服告於內殿如
出郊儀司設監設御幄於將臺上總協戎政大臣巡視道督
率將領軍兵預肅教場至日遣官祭旗纛之神三大營官軍
俱甲仗將官統馬兵扈駕科道印官及禮兵二部司官糾儀

監射御史鴻臚寺供事官武臣都督以上錦衣衛南鎮撫司
掌印僉書官俱大紅便服關領扈從牙牌懸帶先詣教場皇
帝常服乘輦由長安左門出官軍導從鉦鼓振作出安定門
總協戎政官率大小將佐戎服序立將臺下北向駕進閱武
門中軍舉號礮三各營鉦鼓振作皇帝降輦兵部官導入行
宮鳴金止鼓候升座扈從官行一拜禮出降臺下東西序立
兵部官奏請大閱駕登臺舉礮三京營將士叩頭畢東西侍
立總協戎政官列於扈從官之北諸將列從官之南臺上吹
號笛麾黃旗總協戎政及將佐等官各歸所部兵部尙書奏
請閱陣舉礮三馬步官軍演陣如常法演畢復吹號笛麾黃
旗將士俱回營少頃兵部尙書請閱射總協戎政官以下及

聽射公侯駙馬伯錦衣衛等官俱於臺下較射馬三矢步六矢中的者鳴鼓以報御史兵部官監視紀錄把總以下及家丁軍士射以府部大臣并御史兵部官於東西廳較閱鎗刀火器等藝聽總協戎政官量取一隊於御前呈驗兵部奏大閱畢臺下舉號旗總協戎政官及諸將領俱詣臺下叩頭禮畢駕同行宮皇帝升輦中軍舉礮三各營皆鼓吹鹵簿及馬兵導從如來儀鉦鼓與大樂相應振作鹵簿大樂至午門外止駕仍詣內殿參謁如前儀兵部以將士優劣及中箭多寡教練等第奏聞越二日皇帝御皇極門賜敕勉勵將士總協戎政官捧至彩輿將士迎導至教場開讀行禮如儀是日行賞賚并戒罰有差初太祖定鼎金陵置五軍營設大教場在

都城外南二里小教場在國子監之右望皇城迤西文皇卽位五駕北征六師嘗自較閱又勅秦晉周肅諸王各選護衛軍五千命官督赴眞定操練陝西甘肅甯夏大同遼東諸守將及中都留守河南等都司徐宿等衛遣將統馬步軍分駐眞德州操練候赴京閱視宣德四年十月帝將閱武郊外命都督府整兵文武各堂上官一員屬官一員扈從正統元年十月望車駕閱武于將臺上命諸將騎射以三矢爲率受命者萬餘成化九年十月閱武內苑公侯以下皆騎射英國公張懋三發連中上大喜錫鈔千貫白金五十兩金帶一束尋命掌中軍都督府事提督五軍營嘉靖十四年設池河演武場在定遠縣東二十里十五年詔改大興隆寺爲講武堂禮

部尙書夏言上奏曰周禮大司馬四時仲月教武惟冬則大閱漢有會都平樂觀之講唐有都外驪山之講宋有近郊西郊之講歷代各倣古周制思患預防未始有二太祖高皇帝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太宗靖難之後亦時加簡練故國初名將疊出皆文武兼資韜略素習漢唐宋所未有及今百七十餘年承平日久武備漸弛將驕卒惰講修武事誠不可緩上嘉納之隆慶二年大學士張居正言祖宗時有大閱禮乞親臨校閱兵部引宣宗英宗故事請行之命於明年八月舉行穆宗從給事中吳時來請命戚繼光練兵薊門薊兵精整行者數十年繼光著練兵實紀一日練伍首騎次步次車次輜重先選伍次較藝總之以合營二日練膽氣使明作止進退及上下統屬相友相助之義三日練耳使明號令四日練手足使熟技藝五日練營陣詳布陣起行結營及交鋒之正變終之以練將

秦蕙田曰明太祖初卽位命元勛宿將如馮勝傅友德輩分道練兵但未有定制至洪武二十一年下操練法俾遵行不如法及不嫻習者罰景泰初始立十團營給事中鄧林進軒轅圖卽八陣法因用以教軍成化間增團營爲十二命月二次會操起仲春十五日止仲夏十五日秋冬如之嘉靖六年申其制隆慶初命各營將領以教練軍士分數多寡爲黜陟全營教練者加都督僉事以次減不教練者降祖職一級革任回衛三年內教練有成操協大臣獎諭恩錄無功績者議罰於是操練特重于京營矣其衛所兵操練之制史略而不言及其未造京營兵力衰弱不振蓋規制雖立而將卒惰嫻操演徒爲具文故耳

師祭

爾雅釋天是類是禡師祭也公羊傳甲午祠兵何休謂祠兵者祀兵器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而將習戎必先舉祀典禮王制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禋禡于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而將行則又有軼祭所過名山大川則各有告祭凡此者以爲兵凶戰危民之生殺與國之存亡係之故多方盡禮於神明以求福祐且致其敬謹之心示不敢自私自專焉湯將伐桀告于上天神后牲用元牡武王渡師孟津作泰誓曰類于上帝以爾有眾底天之罰又曰宜于冢土冢土者大社也又曰予小子受命于文考考卽禘也司馬法所謂

將用師乃造于先王者是也禡或作貉爲表祭之鄭康成周禮注云其神曰蚩尤或曰黃帝杜佑則謂師祭兼黃帝蚩尤田狩但祭蚩尤而已漢書高祖本紀祠黃帝祭蚩尤于沛庭而擊鼓蓋行古禡祭之禮也左傳隱公十一年鄭伯將伐許授兵于大宮杜注大宮鄭祖廟也凡出師必告于祖廟其在道路必奉遷廟之主及其社主每舍皆奠書曰用命賞于祖謂遷主也不用命戮于社謂社主也社陰主殺古者誓于社而田因田而習軍旅征伐祭之稱其義也故曰宜管子云蚩尤制劍戟史記言黃帝與蚩尤戰于阪泉當上古時未有軍法由二人始造之後人因神而祭焉周禮言貉爾雅詩禮言禡

其實一也

太祝掌六祈以同鬼神元一曰類二曰造

造祭於祖也類祭於上帝詩曰是類

是禍又曰乃立冢土戎醜攸行爾雅曰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故曰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

類上 帝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於四望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王出也歸也將有祀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辭告之

小祝

大師掌釁祈號祝

釁謂設鼓也春秋傳曰君以軍行祗社釁鼓祝奉以從

有寇戎之事

則保郊祀于社

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

而立軍社奉主車

有司大祝也王出軍必有事於社及遷廟而以其主行社主曰軍社遷主曰祖社之

主蓋用石爲之奉謂將行

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與祭有司謂大

祝之屬蓋司馬之官責典焉

肆師凡師甸用牲于社宗則爲位類造上

帝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亦如之

封謂壇也大神社及方嶽也山川蓋軍之所依止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田者習兵之禮

舍奠于祖廟禘亦

如之

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將征伐

曾子問曰古者師行必以遷廟

主行乎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言必有尊

也今也取七廟之主以行則失之矣

齊車金路

曾子問曰古者師

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

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禰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

每舍奠焉而后就舍

以醯醢醢神乃敢即安也所告而不以出即埋之

反必告設奠

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乃出蓋貴命也

詩大雅綿迺立

冢土戎醜攸行

醜眾也冢土大社也

大雅皇矣是類是禡

禡至所征之地而祭

始造軍法者

周頌桓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尚書大傳

王升舟入水鍾鼓惡觀臺惡將舟惡宗廟惡

惡皆謂亞亞次也觀臺太史知

天時占候者也宗廟遷主

司馬法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

以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常背德逆天之時而危有功之君徧告於諸侯彰明有罪乃告於皇天上帝日月星辰禱於后土四海神祇山川冢社乃造於先王然後冢宰徵師於諸侯曰某國爲不道征之以某年月日師至於某國會天子正刑

禮書太祝六祈有類造而無旅蓋類者類其神而造之造者卽而祭之皆有所祈不若大旅但有告而已鄭康成以宗伯四類爲日月星辰爾雅以詩是類是禱爲師祭在禮宗廟非大哉無類祭上帝非巡狩所至無造祭書言至于岱宗柴詩言巡狩告祭柴望此造上帝禮也巡狩將出則

類上帝所至則造上帝大師將出亦類上帝所至特禱於所征之地而已武王伐紂既事而退柴於上帝成王營雒位成用牲于郊牛二蓋類禮也舜既受命類上帝湯既受命告於上天是既事必祭祭必以類禮也類造之禮其詳不可知大抵視正祭及旅爲劣耳

大司馬春振旅冬大閱皆云有司表貉是貉祭使有司爲之而肆師爲位甸祝掌祝號既事乃誓眾而師田焉詩既伯既禱伯通作貉亦作貉蓋行貉祭而兼禱毛傳以爲禱獲是也鄭司農說周禮讀貉作禱孔叢子云已克敵使擇吉日禱於所征之地鄭元云禱師祭也爲兵禱其禮亡其田獵之祭則名貉又云貉讀爲千百之百

於立表處爲師祭祭造軍法者杜子春云貉兵祭也禱
氣勢之十百而多獲邢昺云貉之言百求獲百倍也案
貉貉本一字讀貉爲百恐未必然若謂祭貉以導獸亦
屬附會蓋古讀貉與禱同音遂訛禱爲貉禱祭名字從
元馬諧聲義必有取或殺馬爲牲或以克敵必藉馬故
爲禱以祈福耳考說文旣伯作旣禱韻會伯字亦有禱
音則伯卽田獵日表貉之祭無疑毛傳以伯爲馬祖疏
矣周禮校人注馬祖天駟天駟房也晉天文志云天駟
爲天馬主軍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
曰天廐孔氏疏云馬與人異無先祖故取孝經說房爲
龍馬是馬之祖一云行神未聞田獵祭馬祖亦未聞馬

祖稱伯也祈福曰禱說文作禱周禮甸祝職禱牲禱馬
皆掌其祝號杜子春注云爲田禱多獲禽牲爲馬禱無
疾是禱牲卽貉祭所禱禱馬卽校人四時之祭所禱本
二事也又孔叢子問軍禮凡類禱皆用甲丙戊庚壬之
剛日與詩吉日維戊符合而爾雅釋詩乃訓伯爲馬祭
非詩意矣

漢高祖徇沛爲沛公則祀蚩尤釁旗鼓

應劭曰蚩尤好五兵故祠祭之求福祥也

釁祭也殺牲以血塗鼓曰釁

二年立蚩尤之祀於長安武帝伐南越告禱

秦一以牡荆畫幡日月北斗登龍以象太一三星爲泰一鍵

旗命曰靈旗爲兵禱則太史奉以指所伐之國

以牡荆爲幡竿而畫幡爲

日月龍及星

梁天監初陸璉定軍禮依古制類造等用牲幣帝曰宜者謂
征討得宜造者稟謀於廟類者奉天時以明伐並明不敢自
專陳幣承命可也璉不能對嚴植之又爭之於是告用牲幣
反亦如之

北齊天子親征纂嚴則服通天冠文物充庭有司表更衣乃
入冠武弁左貂附蟬以出誓訖其日備法駕乘木輅以造於
廟載遷廟主於齊車以俟行次宜於社有司以毛血釁軍鼓
載帝社祔主於車以俟行次擇日陳六軍備大駕類於上帝
次擇日祈后土神州岳鎮海濱川源等乃爲坎盟督將列牲
於坎南北首有司於坎前讀盟文割牲耳承血皇帝受牲耳
徧授大將乃寘於坎又歃徧又以寘坎禮畢埋牲及盟書又

卜日建牙旗於壇祭以太牢及所過名山大川有司致祭將
屆戰所卜剛日備元牲列軍容設於辰地爲壇而禡祭大司
馬奠矢有司奠毛血樂奏大濩之音禮畢徹牲柴燎戰前一
日皇帝禱祖司空禱社戰勝則各報以太牢

隋親征及巡狩則類上帝宜造社廟還禮亦如之開皇八年
晉王廣將伐陳太史令李德林攝太尉告於太祖廟禮畢又
命有司宜于太社二十年太尉晉王廣北伐突厥四月己未
次於河上禡祭軒轅皇帝以太牢制幣陳甲兵行三獻之禮
大業七年征高麗煬帝遣諸將於荆城南辛乾河上築社稷
二壇設方壇行宜社禮帝齋於臨朔宮懷荒殿與告官及侍
從各齋於其所十二衛兵士並齋帝服袞冕玉輅備法駕禮

畢御金輅服通天冠還宮又於宮南類上帝積柴燎壇設高
祖位於東方帝服大裘而冕乘玉輅祭奠玉帛並如宜社諸
軍受胙畢帝就位親燎乃出將發帝御臨朔宮親授節度遂
出其大駕具是歲行幸觀海鎮於禿黎山爲壇祠黃帝行禡
祭帝及諸陪祭近侍官諸軍將皆齋一宿有司供帳設位爲
埋坎神座西北內墀之外建二旗於南門外以熊席設帝軒
轅神座皇帝出次入門羣官定位皆再拜奠禮畢還行宮
唐皇帝親征瀛於昊天上帝前一日皇帝清齋於太極殿諸
豫告官侍臣軍將與在位者皆清齋一日其日皇帝服武弁
乘革輅備大駕至壇所其牲二及玉幣皆以蒼尊以太尊山
鼎各二其獻一皇帝已飲福諸軍將升自東階立於神座前

北向西上飲福受胙將軍之次在外壝南門之外道東西向
北上其卽事之位在縣南北面每等異位重行西上其奠玉
帛進熟飲福望燎皆如南郊其宜社造廟皆各如其禮而一
獻軍將飲福於太稷廟則皇考之室若禡於所征之地則爲
壝再重以熊席祀軒轅氏兵部建兩旗於外壝南門之外陳
甲冑弓矢於神位之側植稍于其後尊以犧象山罍各二饌
以特牲皇帝服武弁羣臣戎服三獻其接於神者皆如常祀
瘞而不燎其軍將之位如願

宋太宗征河東出京前一日遣右贊善大夫潘慎修出郊用
少牢一祭蚩尤禡牙遣著作佐郎李巨源卽北郊望氣壇用
香柳枝燈油乳粥酥蜜餅果祭北方天王

遣內侍
監祭

咸平中詔

太常禮院定禡儀所司除地爲壇兩墼繚以青繩張幄帟置
軍牙六纛位版版方七寸厚三分祭用剛日具饌牲用太牢
以羊豕代其幣長一丈八尺軍牙以白六纛以皐都部署初
獻副都部署亞獻部署三獻皆戎服清齋一宿將校陪位禮
畢焚幣釁鼓以一牢

遼將出師必先告廟立三神主祭之曰先帝曰道路曰軍旅
刑青牛白馬以祭天地其祭常依獨樹無獨樹卽所舍而行
之或皇帝服介冑祭諸先帝宮廟乃閱兵將行北牡廋各一
爲禡祭將臨敵結馬尾祈拜天地而後入下城克敵祭天地
牲以白黑羊班師以所獲牡馬牛各一祭天地出師以死囚
還師以一謀者植柱縛其上于所向之方亂射之矢集如蝟

謂之射鬼箭乾亨二年十月辛巳將南伐祭旗鼓

元憲宗七年詔諸王出師征宋夏六月謁太祖行宮祭旗鼓
明親征禮前期擇日祭告天地宗社皇帝服武弁乘革輅備
六軍具牲幣作樂皆行三獻禮其儀與大祀同又於國南神
祠行禡祭禮凡所過山川嶽鎮海濱用太牢其次少牢又次
特牲若行速止用酒脯祭器籩豆各一前期齋一日皇帝服
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視滌祭之日服武弁行一獻禮凱旋告
祭宗社禮與出師同洪武三年定天子親征宜于社前期擇
日皇帝服武弁乘革輅用牲犢幣帛作樂行三獻禮其儀同
春秋祭社稷儀軍將飲福太稷廟祭告太廟每廟用牲幣儀
同時享軍將飲福于皇考之室禡祭前期皇帝及大將陪祭

官皆齋一日前一日皇帝通天冠絳紗袍省牲詣神厨視鼎
鑊滌溉執事設軍牙六纛於廟中之北軍牙東六纛西邊豆
十二簠簋各二銅登俎各二設瘞坎位於神位西北設席於
坎前上置酒碗五雄雞五餘陳設如常儀祭日建牙旗六纛
於神位後皇帝服武弁自左南門入至廟庭南正中北向立
大將及陪祭官分文武重行班於後迎神再拜奠幣行初獻
禮先詣軍牙神位前再詣六纛神位前俱再拜亞獻終獻如
之惟初獻讀祝詣飲福位再拜飲福受胙又再拜掌祭官取
饌詣燎所太常奏請望燎執事殺雞刺血於酒碗中酌神燎
半奏禮畢駕還永樂八年以親征被於承天門遣官祭旗纛
旗纛之祭有四其一洪武元年禮官奏軍行旗纛所當祭者
建廟於都督府治後題主曰軍牙之神六纛之神其二歲暮

享太廟日祭旗纛於承天門外其三旗纛廟在山川壇左歲仲秋祀山川日遣旗手衛官行禮其正祭旗頭大將六纛大將五方旗神主宰戰船正神金鼓角統礮之神弓弩乘鎗飛石之神陣前陣後神祇五猖等鼠凡七位共一壇南向皇帝服皮弁御奉天殿降香獻官奉以從事祭物視先農帛七黑二白五絳毛血望嶽與風雲雷雨諸神同祭畢設酒器六於地刺雄雞六懸血以霽之其四永樂後有神旗之祭專祭火雷之神每月朔望祭於教場牲用少牢凡旗纛皆藏內府祭則設正德十四年帝親征宸濠禮部上祭告儀注如舊帝令祭祀俱遣官代及疏請遣官有旨勿遣

古之兵祭蚩尤黃帝並祀路史稱逸周書大戴禮所云炎帝赤帝卽蚩尤也而書傳以爲榆罔者失之明季氏本謂黃帝聖人蚩尤以臣拒君爲逆命不宜與於祭其說正矣然自隋唐以來多祀黃帝罕有及蚩尤者漢武帝始祀太乙旗象泰一三星爲之而黃帝出軍訣云牙

旗者將軍之精一軍之形候始豎牙必祭以剛日然則祭牙者禡祭之變自漢時已然矣何休解公羊祠兵爲祀兵器邱濬以爲後世祭旗節始此晉顧愷之祭牙文云敢告黃帝蚩尤五兵之靈是牙以外益以五兵與黃帝蚩尤並祭矣唐以後又有六纛之祭太白陰經云天子六軍故用六纛以旄牛尾爲之唐節度使賜旌節亦立六纛至宋時受賜者建節堂藏之祭以朔望次日謂之衙日斯平時之祭非師祭也

輶祭

大馭掌馭玉路以祀及犯輶王自左馭馭下祝登受轡犯輶遂驅之

行山曰輶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轡之而去喻無險難也王由左馭禁制

馬使不行也。載謂祖道轅載，疎犬也。詩云：取蕭及祭，酌僕僕。祭脂，取抵以載。詩家說曰：將出祖道，犯載之祭。左執轡，右祭兩軹。祭軹乃飲。軹謂兩轡也。軹當爲軹，軹者謂車軹前也。戎僕犯載如玉路之儀。凡巡守及兵車之會亦如之。

隋親征，將發，軹行載祭禮。有司於國門外委土爲山，象設埋。埴有司，剝羊陳俎，豆駕將至，委奠幣薦脯醢，加羊於載西首。又奠酒解羊并饌，埋於埴，駕至太僕祭兩軹及軹前，乃飲受爵，遂轅載上而行。

唐親征，載於國門右，校委土於國門外爲載。又爲瘞埴於神位西北，太祝布神位於載前，南向。太官令帥宰人剝羊郊社之屬，設尊罍篚糗於神左，俱右向。置幣於尊所，皇帝將至，太祝立於罍洗東南，南向再拜，取幣進跪奠於神，進饌者薦脯。

醴加羊於軼西首太祝盥手洗爵酌酒進跪奠於神興少退
北向立讀祝太祝再拜少頃率齋郎奉幣爵酒饌宰人舉羊
肆解之太祝并載埋於炤執尊者徹罍篚席駕至權停太祝
以爵酌酒授太僕卿左併轡右受酒祭兩軹及軌前餘同隋
制

軼道祭也古者出必告道神爲壇而祭謂之軼見於詩
生民周官太馭儀禮聘禮又見于許慎說文陸德明釋
文然皆與師行無涉惟隋書禮儀志及唐開元禮特係
於天子親征之儀而宋明禮志均無之蓋古禮之缺亡
者多矣軍行祭軼雖不見於經而自可以類求之況隋
唐制禮必有所本特久遠無從考證耳

祭所過山川

肆師封于大神祭兵于山川則爲位

鄭錡曰封者累土增高爲壇以祭山川之大神

書武臣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

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於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

虐烝民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旣獲仁人敢祇承上

帝以遏亂略惟爾有神尙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唐開元禮皇帝親征告所過名山大川前一日諸告官俱清

齋執事者脩除告所又爲瘞炤穴官令備牢饌

嶽鎮海瀆用太牢中山川

用少牢小山川用特牲若行速卽用酒脯

告日郊社丞設神座席近北南向設酒

盥洗及執鐎者位如常奉禮設告官位並執事者位又設

奉禮位贊者二人在南少退所司實罇俎豆太祝實幣篚齋

郎取豆血

幣帛以丈八尺各隨方色

告官卽位再拜太祝以幣授告官詣

神座前跪奠幣太官引饌入設于神座前告官盥手洗爵酌酒跪奠于神座太祝持版進神座之右跪讀祝文告官再拜太祝跪奠版起還爵所太祝以爵酌福酒進告官立右告官再拜受爵跪祭啐奠爵反受胙以下望瘞等至燔版位並如常儀賓士則埒東西各二人

命將

凡國有難君避正殿召將詔之曰社稷安危一在軍令今某國不臣願將軍帥師行之將既受命乃命太史齋三日至太廟鑽靈龜卜吉日以受斧鉞君入廟門西面而立君親操斧持首授其將以柄曰從此上至天者將

軍制之復操鉞持柄授其將以刃曰從此下至淵者將
軍制之見其虛則進見其實則止勿以三軍爲眾而輕
敵勿以受命爲重而必死勿以身貴而賤人勿以獨見
而違眾勿以辨說而必然士未坐勿坐士未食勿食寒
暑必同如此士眾必盡死力將已受命拜而報君曰臣
聞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御二心不可以事君疑
志不可以應敵臣既受命專斧鉞之威臣不敢生還願
君亦垂一言之命於臣君不許臣臣不敢將君許之將
辭乃爪剪設明衣鑿凶門而出

大司馬軍將皆命卿 小司馬小師掌其事如大司馬之法

小師王不自出之師

伊耆氏軍旅授有爵者杖

別吏卒且以扶尊者將軍杖鉞

詩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獫狁之難
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
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六月獫狁內侵逼近京邑宣

王命尹吉甫帥師伐之有功而歸詩人作歌以敘其事 采

芑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
其事以起興 江漢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南之夷詩人美之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赫

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

既敬既戒惠此南國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

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左傳閔二

年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賑於社賑宜社之內公羊傳曷爲或

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眾稱某帥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眾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

晉侯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衰曰郤穀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將中軍齊使司馬穰苴將兵捍燕晉之師苴曰臣素卑賤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景公使莊賈往苴與賈約日中會於軍門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賈素驕貴夕時乃至苴遂斬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股栗孔叢子問軍禮天子命將出征親絜齋盛服設奠于祖以詔之大將先入軍吏畢從皆北面再拜稽首而受天子當階南面授之節鉞大將受天子乃東向西面而揖之示

勿御也然後告大社冢宰執服宣于社之右南面授大將大將北面稽首再拜而受之承所頒賜於軍吏

白虎通大夫將兵出必不御者欲盛其威使士卒一意繫心也故但聞將軍令不聞君命也明進退在大夫也春秋傳曰此受命於君如伐齊則還何大其不伐喪也何大其不伐喪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也天子遣將軍必於廟何示不敢自專也獨於祖廟何制法度者祖也

漢高帝初爲漢王都漢中將還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具禮拜韓信爲大將軍部署諸將東出陳倉收秦地

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郎授節鉞跪而推轂

晉荀顗等定新禮遣將御臨軒尙書授節鉞依古兵書跪而

推轂之義也

後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詣太廟灼靈龜授鼓旗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越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柯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授斧越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假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

周大將出征遣太祝以羊一祭所過名山大川明帝武成元年吐谷渾寇邊帝常服乘馬遣大司馬賀蘭祥討之告於太祖之廟司憲奉鉞進授大將大將拜受以授從者禮畢出受

甲兵

隋制皇太子親戎及大將出師則以貂純一疊鼓皆告社廟受斧鉞訖不得反宿於家

唐命將出征告于太廟前期有司卜日設次設版位及樽玷

盥洗篚幕皆如常儀至日未明十刻太官令具牢饌每室用

特牲一太公廟用酒脯醢贊引引太祝御史以下再拜入行掃除太公

廟儀贊引引太廟令太祝官自東階升入開堦室奉出獻祖

以下神主各置於座如常儀又贊引引告官以次入就位其

拜者不拜太公廟贊引引廟令太祝等入當階間北面西上

奉禮曰再拜廟令以下皆再拜升自東階入就位奉饌曰再

拜告官以下皆再拜太官令帥進饌者奉饌陳于東門外謁者引諸將

以下入就位奉禮曰再拜諸將以下皆再拜謁者進告官之

左曰有司謹具請行乃還本位諸祝取幣于篚各立罇所太

廟儀同謁者引告官升自東階詣獻祖室太祝以幣授告官告

官受進入室北面跪奠於獻祖座出戶北向再拜訖次懿祖

以下並如上儀謁者引還本位祝還罇太公廟謁者引告官升東階詣太公座前

太祝以幣授告官告官跪奠興少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當留侯座受幣奠亦如之太官令引饌入自

正門升太階諸祝迎引於階上各設於神座前訖太祝各還

罇所謁者引告官盥洗酌獻讀祝文自九室以下及飲福受

胙皆如常儀再拜訖謁者引告官降復位太公廟奠幣訖謁者引告官升自東

階爵獻太公及告官飲福將訖謁者引諸將升東階進當皇

考廟室戶前北面西上初諸將升諸祝帥齋郎以爵酌福酒

詣諸將之東西面北上諸祝帥齋郎進俎減神前胙肉以次

授諸將俱跪取爵遂飲卒爵太祝帥齋郎受爵復于玷諸將

再拜訖謁者引諸將降復位皆再拜出諸祝各進神座前跪

徹豆還罇所奉禮曰賜胙在位者俱再拜已飲福受胙者不拜太公廟無諸將

拜獻之儀告官下皆再拜訖謁者進白告官請就望瘞位至禮

畢如常儀世置土埽東西各二人太廟令納神主開元十九

年兩京及天下諸州各置齊太公廟上元元年追封爲武成

王遣將出師則命有司告祭以牲牢幣行一獻禮

宋命將出征儀受旌節前一日儀鸞司設大將次於朝堂其

日大將常服入就次執事者設褥位及制誥箱持旌節者在

位南謁者引大將至就褥位東上閤門官宣有勅大將再拜

躬聽口宣訖搢笏謁者二人持箱進于大將之前大將受訖

次少府監執事者交旌節大將再拜搢笏舞蹈又再拜訖出

殿門大將勒所部兵衛并偏將裨將各建旗以正行列

大將旗熊

虎偏將旗鳥隼

執擎旌節并押節人騎士槍牌步兵樂工等

分左右前導至第引見日大將常服入就殿門外次舍人引進當殿陞大將再拜興奏聖躬萬福又再拜引大將少前躬致詞歸位再拜西出少頃舍人再引大將進當殿陞再拜訖引至東階揖升殿近御前之左大將奏事稟方略訖降東階下殿再拜西出

明洪武元年定遣將禮皇帝武升服御奉天殿大將軍入就丹墀四拜由西陞入殿再拜跪承制官宣制以節鉞授大將軍受之以授執事者俯伏興再拜出降陞復位四拜還宮

大將軍出至午門外勒所部將士建旗幟鳴金鼓正行列擎
節鉞奏樂前導百官以次送出這廟宜社之禮節命大將軍
具牲幣行一獻禮與遣官祭告廟社儀同其告武成王廟儀
前二日大將省牲祭日大將於幕次僉祝版入就位再拜詣
神位前上香奠帛再拜進熟酌獻讀祝再拜詣位再拜飲福
受胙復再拜徹豆望燎其配位亦大將行禮兩廡陪祀諸將
分獻

論曰陸賈有言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之難
其人久矣自伊尹太公至於稷苴孫武之倫功成名立
畧不世出後世籌帷之士得其一長卽以智勇雄絕于
天下然予考歷代開國之初武夫謀臣雲聚嶽附冬奮

其材術以有爲而及其未造兵絀力竭往往患夫擇作
之無人豈其時天之生才獨少與夫天下未嘗一日無
才才不在上則在下而士之負其所有者常不屑枉抑
以求合唯開創之君崛起艱難能與賢士共甘苦一切
推心而委任之故士盡感奮樂爲之用至衰世則不然
其在朝與共爵祿者大抵畏懦無能冒利不顧廉恥之
人苟夷狄盜賊可以庇吾之身而全吾之位將不憚屈
己以下之而士之稍以圭稜自見者多方摧挫使不得
進戴仇敵爲尊親視君父如途人極其悖逆不義之志
務欲盡殺天下之忠臣義士而後快故宋之岳飛明之
袁崇煥皆中于媚嫉之臣身旣不免國亦蹙焉嗟乎士

不幸而生於亂世雖抱岳袁之略老死山林而不得試者何可勝數微獨其君之不明抑由在位之不肯者多雖欲引進而無從故使天下被無才之恥而國家受覆亡之禍豈不悲哉

六典通考卷一百六十

湖西閣鎮珩輯

軍禮考

出師

兵書曰王者行師出軍之日授將弓矢士卒振振將張
弓大呼大師吹律合音商則戰勝軍士彊角則軍擾多
變失士心宮則軍和士卒同心徵則將急數怒軍士勞
羽則兵弱少威明

大司馬制軍詰禁以糾邦國以九伐之灋正邦國馮弱犯寡
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
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弑其君則一紀

令陵政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

馮猶乘陵也言小而不侵侮之害猶人

皆瘦也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春秋傳曰粗者曰侵精者曰伐又曰有鐘鼓曰伐則伐者兵入其竟鳴鐘鼓以往所以聲

其罪及師大合軍以行禁令以救無辜伐有罪若大師則掌其

戒令涖大卜帥執事涖釁主及軍器

大師王出征伐也涖臨也臨大卜卜出兵吉凶

及致建太常比軍眾誅後至者

致鄉師致民於司馬比較次之也

典瑞牙

璋以起軍旅

牙璋亦王使之瑞節

大司徒大軍旅以旗致萬民而治

其徒庶之政令

旗畫熊虎者徵眾刻日樹旗期於其下

縣師若將有軍旅之

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

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

受法於司馬者知所當徵眾寡

遂人若起

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

命者誅之

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

帥而至掌政治禁令 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

之漙作其同徒輦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於司馬

有軍旅會

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於司馬

王制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

乘兵車衣

甲之儀有發謂有軍師發卒

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

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暴慢以明好惡順彼遠

方詰謂問彼之罪窮治之順猶服也

右起兵 鄭康成曰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

法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

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

都則稍人用縣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

司徒司馬所調者同凡用役者不必一時皆徧以人數調

之使勞逸遞焉

野廬氏邦之大師則令掃道路且以幾禁行作不時者不物

者不時謂不夙則莫者不物謂衣服操持非比常人也鄉士大軍旅則各掌其鄉之

禁令帥其屬夾道而蹕屬中士以下遺人師役掌其道路之委

積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

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少曰委多曰積

有房也宿可止宿若今亭有室矣候館樓可以觀望者一市之間有三廬一宿鄉師大軍旅正治

其徒役與輦輦戮其犯命者輦駕馬輦人輓行所以載任器也止以爲蕃營牛人

軍旅行役共其兵車之牛與其牽傍以載公任器牽傍在輦外輓牛也

人御之居其前曰牽居其旁曰傍任猶用也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龍勒條纓

五就建大白以卽戎大白殷之旗猶周大赤蓋象正色典路凡軍旅以路

從王乘一路典路

少儀乘兵車出先刃入後刃

不以刃軍

尙左將軍有廟勝之策左

卒尙右

卒之行伍以右

太師大

師執同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

師曠曰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

太史大師抱天時與大師同車

知天時處吉凶太師皆官

長射人大師令有爵者乘王之倅車

倅車戎車之副

虎賁氏掌

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亦如之

王出將虎賁士居前

曲

禮前有水則載青旌前有塵埃則載鳴鳶前有車騎則載飛

鴻前有士師則載虎皮前有摯獸則載貔貅

禮君行師從卿

此制士眾知所有

詩芄樸潁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

六師及之

于往邁行謂出兵征伐也

小雅韎韐有奭以作六師

韎韐者

草也一日韎韐所以代韞也天子六軍

常武太師皇父整我六師

太師者公

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

疏行治兵之禮然後乃出禮軍行司馬掌其誓戒

司馬法夏后氏謂輦爲余車殷曰胡奴車周曰輜輦車一
斧一斤一鑿一耜一鋤周輦加二版二築又曰夏后氏二十
人而輦殷十八人而輦周十五人而輦

右師行 孔穎達曰左傳晉作諸軍以中軍之將爲元帥
是其尊也諸侯三軍分爲左右得有中軍天子六軍亦當
分之爲三中與左右各二軍也春秋桓五年蔡人衛人陳
人從王伐鄭傳曰王爲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周公黑肩
將左軍是天子軍分左右之事也

量人營軍之壘舍量其市朝州涂軍社之所里

軍壁曰壘州一州之軍二

千五百人爲師每師一處市也朝也州也

鼓人凡軍旅夜

司馬法曰昏黃四通爲大驚夜半

鼓之以

學養以合量

學堂以令軍井謂爲軍穿井井成擊壺懸其上
令軍中士眾皆望見知此下有井擊壺以令舍

亦臨轡於所當舍止之處使軍望見知當舍止於此驍奮以令糧亦臨轡於所當棄假之處令軍望見知當棄假於此下

也凡軍事縣壺以序聚櫟縣壺以爲漏以序聚櫟以次更聚櫟備守備也戎右

掌戎車之兵革使

謂王使以兵詔贊王鼓節又勛擊之傳

王命於陳中

爲王
大言

環人察軍慝

有爲隱者則執之環四

方之故

御其以事謀來伐
者所謂折衝禦侮

巡邦國搏謀賊

謀賊反問
爲國賊

街

枚氏軍旅令銜枚

以爲其言語相誤

士師大師帥其屬而禁逆軍

旅者與犯師禁者而戮之

曲禮野外軍

中無摯以纓拾矢可也

纓馬繁纓也
拾謂射鞬

右軍中 司馬法在軍抗而立在行逐而果介者不拜兵
車不式城上不趨危事不齒故禮與法表裏也文與武左
右也

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祭有司將事於四望

軍將有事將與之合戰也

凡王之軍旅之禱祠肆儀爲位

肆習也

環人掌致師

致師者致其必

戰之志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馬春秋傳曰楚許伯卿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星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兩馬將戰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訟敵國敵國兵來則往之與訟揚軍旅爲之威武降而復之訟敵國曲直若齊國佐如師

國邑欲降者受而降之

大司馬及戰巡陳旤事而賞罰

事謂戰功也

小子凡師出斬牲以左右徇陳

示犯誓必殺之

曲禮行前朱鳥

而後元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進退有度

左右有局各司其局

朱烏元武青龍白虎以此四獸爲軍陣象天也

秦人欲戰秦

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

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有寵而弱

不在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

其可 公子城以晉師救宋與華氏戰于楮邱鄭願爲鶴

其御願爲鶩

鄭國華氏黨鶴鶩皆陳名

右戰陣 司馬法冢宰與百官布令於軍曰入罪人之地

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毀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林木無取

六畜禾黍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遇壯者不校勿敵

敵若傷之醫樂歸之

王制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 尙書大傳諸侯

賜弓矢者得專征不得專征者以兵屬於得專征之國諸侯
得專征者鄰國有臣弑其君孽伐其宗雖有請於天子而征
之可也征而歸其地於天子 費誓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
茲淮夷徐戎並興善穀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
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今惟淫舍牯牛馬杜乃獲斂
乃并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馬牛其風臣妾逋逃無
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
攘踰垣牆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峙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楨榦甲
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峙
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小戎序小戎美襄公也備

其甲兵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閱其君子焉旄邱責衛伯也狄人逐黎侯衛不能

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於衛

一州之中爲長故云方伯若牧下二伯不

得云方伯連屬方伯請侯有被侵伐者使連屬救之

左傳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罪禮

也

侯伯州長也分穀也

宋人弑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宋發

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鐘鼓必備趙同曰國有大役不鎮撫民而備鐘鼓何也宣子曰大罪伐之小罪憚之襲侵之事陵也是故伐備鐘鼓聲其罪也戰以鐸于丁寧傲其民也襲侵密聲爲慙事也今宋人弑其君罪莫人焉明聲之猶恐其不聞也吾備鐘鼓爲君故也乃使旁告於諸侯治兵振旅鳴鐘鼓以至於宋

右諸侯用師 孔叢子祈勝之禮命勇謀之將以禦敵先

使之迎于適所從之方爲壇祈克于五帝衣服隨其方色

執事人數從其方之數從其方之數則北方七人南方九人東方十一人西方三十人牲

則用其方之牲祝史告于社稷宗廟邦域之內名山大川

君親素服誓眾于太廟曰某人不道侵犯大國二三子尙

皆同心比力死而守將帥稽首再拜受命既誓將帥勒士

卒陳于廟之右君立太廟之庭祝史立于社百官各警其

事御于君以待命乃大鼓于廟門詔將帥命卒習社三發

擊刺三行告廟用兵于敵也五兵備效乃鼓而出以卽敵

此諸侯應敵之禮也

漢文帝十四年冬匈奴寇邊殺北地都尉卬遣三將軍軍隴

西北地上郡中尉周舍爲衛將軍郎中令張武爲車騎將軍
軍渭北車千乘騎卒十萬人上親勞軍勒兵甲教令賜吏卒
武帝元封元年冬十月詔曰南越東甌咸伏其辜西蠻北裔
頗未及睦朕將巡邊陲擇兵振旅躬秉武節置十二部將軍
親帥師焉行自雲陽北歷上郡西河五原出長城北登單于
臺至朔方臨北河勒兵十八萬騎旌旗徑千餘里

後漢中平五年天下滋亂望氣者以爲京師當有大兵兩宮
流血大將軍司馬許涼假司馬伍宏說何進曰太公六韜有
天子將兵事可以威厭四方進以爲然入言之帝於是詔進
大發四方兵講武於平樂觀帝躬擐甲介馬稱無上將軍行
陳三匝而還詔使進悉領兵屯於觀下是時置西園八校尉

以小黃門蹇碩爲上軍校尉虎賁中郎將袁紹爲中軍校尉
屯騎都尉鮑鴻爲下軍校尉議郎曹操爲典軍校尉趙融爲
助軍校尉淳于瓊爲佐軍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碩壯
健有武略特任爲元帥督司隸校尉以下雖大將軍亦領屬
焉

後魏永興五年正月詔諸州六十戶出戎馬一匹大閱于近
郊部署將帥以山陽侯奚斤爲前軍眾三萬陽平王熙等十
二將各萬騎帝臨白登躬自校閱焉

隋大業七年征遼東眾軍將發御臨朔宮親授節度每軍大
將亞將各一人騎兵四十隊隊百人又步卒八十隊分爲四
團團有偏將一人受降使者一人

給二馬輜車一乘白獸轎及節每一騎吏三人車輻

白從十
二人
承諾慰撫不受大將制戰陣則爲監軍軍將發候大

角一通步卒第一團出營東門東向陣第二團出營南門南
向陣第三團出營西門西向陣第四團出營北門北向陣陣
四面圍營然後諸團嚴駕立大角三通則鑼鼓俱振第一團
引行隊間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團次前部鼓吹次弓矢一
隊合二百騎建蹲獸旗迎梁二張大將在其次韃馬二十四
次大角次後部鑼吹次第三團次第四團次受降使者次及
輜重戎車散兵等亦有四團第一輜重出收東西陣分爲兩
道夾以行第二輜重出收南面陣夾以行第三輜重出收西
面陣夾以行第四輜重出收北面陣夾以行亞將領五百騎
建驍豹旗殿軍後至營則第一團騎陣於東面第二團騎陣

於南面鼓吹翊大將軍居中駐馬南向第三圍騎陣於西面
第四圍騎陣於北面合爲方陣四面外向步卒翊輜重入陣
內以次安營定四面陣者引入營亞將率驍騎遊奕督察其
安營以車外布間設馬槍次施兵幕內安雜畜事畢大將亞
將等各就牙帳馬步陣與軍中散兵交爲兩番五日而代於
是每日遣一軍發相去四十里連營漸進二十四日續發而
盡首尾相繼鼓角相聞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軍次發
兩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諸道合三十軍亘千四十里
諸軍各以帛爲帶長尺五寸濶二寸題其軍號爲記御營內
者合十衛三臺五省九寺並分隸內外前後左右六軍亦各
題號不得自言臺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馬私隸悉以綴於衣

領名軍記帶諸軍並給幡數百有餘事使人交相去來執以
行執幡而離本軍者他軍驗記帶知非本部兵則所在斬之
唐開元二年八月上以河隴之故命有司大募壯勇從軍旣
引見置酒朝堂享之詔曰朕光宅四海撫御百蠻屬疆場未
甯軍國多費每欲指揮方畧親率軍師故召募爾等擬從朕
行投石拔劍以勵威鋒裹糧坐甲待清逋寇若能因機立效
遇敵邀勦酬以官榮必超格例然後陪朕輿駕從戎塞垣俾
爾先驅敬聽後命令賜錢三千貫可節級領取卽宜好去開元
禮遣使勞軍將前一日執事者先設使者次於營門南向使
者就次兵部先集大將以下於門外列左右廂重行北向使
者出次謁者引立於門西東面持節者立使者之北吏二人
持制書案立使者西南大將北面再拜謁者引使者持節者
前道入門而左持案者從立幕前持節者立使者東持案者
立使者西南又謁者引大將以下入立於使者之南持節者

脫節衣持案者進使者前使者取制書稱有制大將以下再拜謁者引大將進使者前北面受制者退復位持節者加節衣謁者引使者持節者前導以出持案者從之大將以制書授左右拜送使者於門外使者退大將入初使者出諸將以下以次出若賜衣物使者出次立門外執事者以衣物立案南使者入衣物隨入初大將受制書復位執事者以衣物還授之大將以下受訖又再拜

宋神宗語近臣曰黃帝始置八陣敗蚩尤於涿鹿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晉桓溫見之曰常山蛇勢也此卽九軍陣法也至隋韓擒虎深明其法以授李靖靖以時久亂將臣通曉其法者多故造六花陣以變九軍之法大抵八陣卽九軍九軍者方陣也六花陣卽七軍七軍者圓陣也方陣者內圓而外方圓陣內外俱圓方以八包一圓以六包一此九軍六花陣之大體也六軍者左右虞候軍各

一爲二虞候軍左右廂各二爲四廂軍與中軍共七軍八陣者加前後二軍共九軍本朝置殿前馬步軍三帥卽中軍前後軍帥之別名而馬步軍都虞候是爲二虞候軍天武捧日飛龍神衛四廂是爲四廂軍也中軍帥總制九軍卽殿前都虞候專總中軍一軍之事務今論兵者以唐李筌太白陰經陣圖爲法失之遠矣近日臣僚所獻陣圖無一可取如此輩所說兩敵相遇必遣使豫約戰日擇寬平地夷阜壑誅草伐木如射圃教塲方可盡其法耳李筌圖乃營法非陣法也朕採古酌今日營曰陣止曰營行曰陣在奇正言之則營爲正陣爲奇也趙鼎奏曰李靖以五十人爲一隊每三人自結爲小隊三小隊爲一中隊五中隊爲一大隊餘押官隊頭副

隊頭左右儼旗五人卽充五十並相依附今聖制大隊合五
中隊五十人爲之中隊合三小隊九人爲之小隊合三人爲
之亦擇心意相得者又選壯勇善槍者爲旗頭令自擇二人
爲左右儼選勇悍者一人爲引戰又選軍校一人執刀在後
爲擁隊凡隊內一人用命二人應援小隊用命中隊應援中
隊用命大隊應援大隊用命小隊應援如逗撓觀望致陷失
者本隊委擁軍校次隊委本轄隊將審觀斬之其不可救或
赴救不及或身被重創非可救者皆不坐說與古同而法尤
精密議者謂四十五人一長不若五人一長之密且以五人
一長卽五十人十長也推之百千萬則爲長多而統制不一
周制五人爲伍屬之比長五伍爲兩屬之閭胥四兩爲卒屬

之族師五卒爲旅屬之黨正五旅爲師屬之州長五師爲軍屬之命卿此猶今之軍制百人爲都五都爲營五營爲軍十軍爲廂自廂都指揮而下各有節級員品亦昔之比長鬪胥族師黨正之任也議者謂什伍之制於都法爲便然都法恐非臨陣對敵決勝之術也

遼制凡舉兵帝率蕃漢文武臣僚以青牛白馬祭告天地日神惟不拜月分命近臣告太祖以下諸陵及木葉山神其南伐點兵遣使分道催發不得久駐恐踐禾稼出兵不過九月還師不過十二月在路不得見僧尼喪服之人皇帝親征留親王一人在幽州權知軍國大事入南界分三路廣信軍雄州霸州各一駕必由中道兵馬都統護駕等軍皆從遇縣鎮

卽時攻擊若大州軍必先料其虛實可攻次第而後進兵沿途民居園囿桑柘必夷伐焚蕩至宋北京三路兵皆會以議攻取及退亦然三路軍馬前後左右有先鋒遠探攔子馬各十數人在先鋒前後二十餘里全副衣甲夜中行十里或五里少駐下馬側聽無有人馬之聲有則擒之力不可敵飛報先鋒有大軍報主帥敵中虛實必知軍行當道州城防守堅不可攻引兵過之恐敵出城邀阻乃圍射鼓譟詐爲攻擊敵閉城固守乃引兵進分兵抄截使隨處州城隔絕無援所過大小州城至夜恐城中出兵突擊及與鄰州計會陰以騎兵百人去城門左右被甲執兵立馬以待兵出力不能加還集馱兵與戰若帝不親征重臣統兵不下十五萬眾三路往還

北京會兵進以九月退以十二月行事次第皆如之若春以正月秋以九月不命都統止遣騎兵六萬不許深入不攻城池不伐林木但於界外三百里內耗蕩生聚不令種養軍入南界步騎車帳不循阡陌三道將領各一人率攔子馬各萬騎支散游奕百十里外更迭覘邏及暮以吹角爲號眾卽頓舍環繞御帳折木梢屈爲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

明永樂十二年頒行軍號令凡交鋒突入賊陣出其背殺敗賊眾者敢勇入陣斬將擧旗者本隊已敗賊別隊勝負未決能救援克敵者受命任事出奇破賊成功者皆爲奇功齊力進前首敗賊者前隊交鋒未決後隊向前敗賊眾者皆爲頭功凡奇功頭功其親管頭目卽報知妄報者重罪之行營下

營時擒獲奸細者陞賞准頭功哨馬生擒賊一人賞銀三十兩斬一級二十兩凡行營遇鞍馬衣服器械不同者衣甲器械相同而喝問答號不同者卽擒之降賊所攜人口財畜不許侵犯卽來報凡與賊對陣齊力殺賊不許聚一處掣拽空缺如力不能支不能決勝無勇無謀及不盡力殺賊者全伍皆斬凡隊伍已定不許馬軍入步隊步軍入馬隊如臨陣混戰失本隊入別隊者不論凡殺賊盡力進勦不許搶掠人畜財物如所乘馬困乏許以所擒賊馬換乘凡對敵一隊遞看一隊不齊力前進者戰勝後連隊之人首告治以重罪不首告者罪同凡管軍頭目不許軍士怠慢伍中有一人不在小旗報總旗總旗以次報總兵官總兵官奏知從征官軍有在

逃者斬該管頭目不報者重罪凡軍士人馬相應如人壯馬弱或馬壯人弱者許弱者以馬與壯者若已有馬臨戰借與驍勇者殺賊有功許借馬人分賞其戰馬臨敵許騎無事騎者治罪各營馬驢馱載管官時點閱有將軍器拋失或盜賣者重罪凡軍士行糧管官時點閱有過用及遺棄者并管頭目皆斬凡軍行下營各認隊伍不許擅離及雜入別營別隊違者併管頭目重罪凡夜行相遇卽喝問有答號不得者擒送辨驗得奸細例賞故不答號及見而不擒者覺俱重罪凡軍中夜以大小銅角管聲爲號不許聲音相同各聽號聲識認隊伍不許叫營違者論罪但夜間有喧譁者卽問所起之處及左右應聲之人與該管頭目皆重罪凡行營待大營旗

肅起行或聽駕前銅角聲各營方許起行每日下營量撥步軍馬軍隊步軍披甲馬軍不摘鞍候長圍及架砲者布列定方許入營有盜人衣糧諸物及盜驢馬宰殺并檢括隱藏人遺失物者俱斬首者賞知而不首者同罪若收得馬驢騾犂者該軍轉送大營召人識認如有遺失被後哨官軍收獲者收後官治以重罪凡各營失火者是與賊遞消息該管頭目重罪每日行營不許在途炊飯下營掘井令人監守不許作踐及占藏自用凡軍中病者醫療掌藥官及醫士常巡視不許勒取財物違者重罪凡長圍及坐冷者晝夜關防各營架砲者依方瞭望有灰塵揚起人馬往來若聞哨馬營及四面砲響即時傳報管事官隨卽飛報不許遲慢凡掠陣官臨敵

時視有畏避退後者斬之紀功過官有功卽紀有過卽錄凡
臨陣內官持象牙牌視有勇敢殺賊能立奇功頭功者卽與
牙牌收執赴大營給勘合待賞凡軍中妄談災異妖言或漏
洩軍機者皆斬首實者重賞凡見鹿及野馬黃羊諸物驚走
突入營伍望見塵起及旋風揚沙野獸騰踏及見死牛羊與
牛羊駝馬遺穢蹤跡或拾得一應物件衣服首飾并文字等
項不論久近隨卽報知凡軍行在道不許圍獵或遠望似馬
非馬似鹿非鹿似人非人白日見煙入夜見火不論是非卽
報凡功次須實報虛誑者重罪報實者給勘合無勘合不准
陞賞

前代出師儀制惟隋書禮儀志遼史營衛志記之特詳

他書未有所聞至宋神宗之論陣法明成祖之頒軍令皆臨敵交綏之事雖兵家通變不拘成例而撮其大畧頗有資于採取故備著焉

奏愷獻俘

飲至受降

獻捷獻鼓

宣露布

鄭志趙商問夏官師有功則獻於社春官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注云大獻者獻捷於祖也不達異意鄭答曰司馬主軍事之功故獻於社大司樂宗伯之屬宗伯主宗廟故獻于祖

大司馬若師有功則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于社

功勝也律

所以聽軍聲鉞所以爲將威也先猶道也兵樂曰愷獻于社獻功于社也

大祝及軍歸獻于社

則前祝

大司樂王師大獻則令奏愷樂

大獻獻捷于祖愷樂奏功之樂

樂師凡軍大獻教愷歌遂倡之

樂師主倡也

鍾師軍大獻則鼓

其愷樂

王制出征執有罪反釋奠于學以訛訛告

釋菜奠幣禮先

師也訛敵所生獲敵耳者

武城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

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迓奔走丁

未祀於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

告武城

詩周頌酌序酌告成大武也

魯頌泮水矯矯虎

臣在泮獻馘淑問如臯陶在泮獻囚

穀梁傳齊侯來獻戎

捷齊侯來獻捷者內齊侯也不言使內與同不言使也獻戎

捷軍得曰捷戎菽也公羊傳齊大國也曷爲親來獻戎捷威

我也其威我柰何旗獲而過我也

古者方伯征伐不道諸侯交格而戰者誅絕其國獻

捷于王者此刺齊桓驕慢

楚人使宜申來獻捷捷軍得也

持盈非所以就霸功也

其不曰宋捷何也不與楚捷於宋也 晉侯獻楚俘于王駟
介百乘徒兵于鄭伯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醴命晉侯宥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秋七月
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餼飲至大賞 晉侯使羣
獻齊捷于周王弗見使單襄公辭焉曰蠻夷戎狄不式王命
淫湎毀常王命伐之則有獻捷王親受而勞之所以懲不敬
勸有功也兄弟甥舅侵敗王略王命伐之告事而已不獻其
功所以敬親暱禁淫慝也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而不使命
卿鎮撫王室所使來撫予一人而鞏伯實來未有職司於王
室又奸先王之禮余雖欲於鞏伯其敢廢舊典以忝叔父夫
齊甥舅之國也而太師之後也甯不亦淫從其欲以怒叔父

抑豈不可諫誨士莊伯不能對

戰於邲晉師敗績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而收晉尸以爲京觀臣聞克敵必示子孫以無
忘武功楚子曰非爾所知也夫文止戈爲武武王克商作頌
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
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
曰綏萬邦屢豐年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
者也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今我使二國暴骨暴矣觀兵以威
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猶有晉在焉得定功所
爲民欲猶多民何安焉無德而強爭諸侯何以和眾利人之
幾而安人之亂以爲己榮何以豐財武有七德我無一焉何
以示子孫其爲先君宮告成事而已武非吾功也古者明王

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
慝今罪無所而民皆盡忠以死君命又何以爲京觀乎祀于
河作先君宮告成事而還 鄭伐陳入之子產獻捷于晉戎
服將事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桓卿士城
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服舊職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
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 季平子伐莒取鄆獻俘
晉荀吳滅陸渾獻俘于文宮

孔叢子鳴金振旅有司徧告捷于時所有事之山川既至
舍于國外三日齊以特牛親格于祖廟舍奠于帝學以訊
誠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享有功于祖廟舍爵策勳焉謂
之飲宰

陳大建八年四月詔曰元戎凱旋羣師振旅旌功策賞宜有
享宴可幸樂遊苑設絲竹大會文武

後魏每攻戰克捷欲天下聞知乃書帛建於滌竿上名為露

布彭城王勰曰露布者布於四海露之耳目謂獻捷之書不

封而以告諭于天下也露布之名始于漢案光武紀注漢制

封露布州郡祭祀志注引東觀書有司奏孝順號露布奏可

又鮑昱詣尚書封胡降檄曰故事通官文書不著姓又當司

徒露布李雲露布上書注謂不封也魏改元景初詔曰司徒

露布咸使聞知劉漢建與五年春伐魏詔曰丞相某露布天

下此皆非將帥獻捷所用後魏王肅獲賊二三皆為露布韓

顯宗有高史長謙虛張功捷之譏孝文稱傳脩期下馬作露

布齊神武破芒山軍為露布杜弼即書絹不起草唐制下之

適上其制有六三曰露布兵部侍郎奉以奏聞集羣官東朝

堂中書令宣布張九齡為崑邱道記室平憲茲露布為士所

稱于公異為招討府掌書記朱泚平露布曰臣既肅清宮禁

祇奉宸闕鐘簴不移廟貌如故德宗咨歎焉東晉未有露布

隆興初以晉破苻堅命題似有可疑然文章錄起曰漢賈洪

爲馬超伐曹操作而魏志注謂虞松從司馬宣王征遼東及
破賊作露布隋志有魏武帝露布文九卷世說云桓溫北征
令袁宏倚馬前作露布手不輟
筆俄成七紙則魏晉已有之

隋開皇九年平陳元帥晉王以驛上露布兵部奏請依新禮
集百官四方客使等並赴廣陽門外朝服朝衣各依其列內
史令稱有詔在位者皆拜宣訖蹈舞者三又拜而罷

唐武德元年十一月秦王平薛仁果凱旋獻于太廟四年七
月秦王平東郡乘戎輅被黃金甲陳鐵馬一萬甲士三萬以
王世充竇建德及隋文物輦路獻捷於太廟貞觀十四年十
二月侯君集俘高昌王以獻行飲至之禮神功初武攸宜破
契丹凱還且獻俘內史王及善以孝明帝忌月請鼓吹備而
不作王方慶曰晉穆帝納后當康帝忌月時以爲疑荀訥謂

禮有忌日無忌月世用其言臣謂軍方大凱作樂無嫌詔可
其告廟陳俘馘軍實陳于後告奠禮與告禮同其宣露布擇
日守宮量設羣官次露布至兵部侍郎奉以奏聞承制集文
武羣官客使於東朝堂各服其服奉禮設版位於其前近南
文東武西重行北向又設客使位設中書令位於羣官之北
南面吏部兵部贊羣官客使謁者引就位中書令受露布置
於按令史二人絳公服對舉之以從中書令出就南面位持
按者立於西南東面中書令取露布稱有制羣官客使皆再
拜遂宣之又再拜舞蹈又再拜兵部尚書進受露布退復位
宋制親征納降獻俘皆遣官告天地宗廟社稷諸陵嶽瀆山
川宮觀在京十里內神祠其儀用犧尊遵豆各一實以酒脯

臨宮寺以素饌時果代用祝幣行一獻禮太祖平蜀孟昶降詔有司約前代儀制爲受降禮昶至大陳馬步諸軍於天街左右設昶及其官屬素按席褥于明德門外表案于橫街北通事舍人引昶及其官屬素服紗帽北向序立昶跪奉表授閣門使表至御前侍臣讀訖閣門使承旨出昶等俯伏通事舍人掖昶起官屬亦起宣制釋擧昶等再拜呼萬歲衣庫使導所賜襲衣冠帶陳於前昶等又再拜跪受改服閣門使引昶等入舞蹈拜謝召昶升殿閣門使引自東階升宣撫使承旨安撫之昶至御坐前躬承問訖還位與官屬舞蹈出中書率百官稱賀遂宴近臣及昶于大明殿嶺南平劉鋹就禽詔有司撰獻俘禮銀至上御明德門列仗衛諸軍百官常服班

樓前有司率武士係銀等白練露布前引至太廟銀等下馬入南神門監將校官次南立俟告禮畢於西南門出乘馬押至太社如上儀乃押至樓南下馬立俟獻俘將校戎服帶刀攝侍中版奏外辦帝常服御坐百官舞蹈起居畢通事舍人引銀就獻俘位將校等詣樓前舞蹈訖次引露布案詣樓前宣付中書門下以所獻俘付有司上詔銀詰責銀伏地待臯詔誅其臣襲澄樞等釋銀縛與其弟保興等臯仍賜襲衣冠帶鞞笏器幣鞍馬各服其服列謝樓下南唐平帝御明德門露布引李煜及其子弟官屬素服待臯初有司請如獻劉鋹帝以煜奉正朔非若銀拒命寢露布弗宣遣閤門使承制釋之太宗征太原劉繼元降帝幸城北陳兵衛張樂宴從臣於

城臺繼元率官屬素服臺下遣閤門使宣制釋臯召繼元親勞之時以在軍不備禮繼元至京師詔告獻太廟太尉解劔脫舄升室進奠太祝讀祝如常儀通事舍人引繼元及官屬詣室前西階下北向立舍人贊云皇帝親征收復河東僞主劉繼元及僞命官見贊者曰再拜訖退位自第一室至第五室皆如儀博士引太尉降階佩劔納履復立贊者曰再拜太尉與繼元等皆再拜退焚祝版繼元既命以官故不稱俘焉元符二年西蕃王擺撈邈川首領瞎征等降詔具儀注以受降日御宣德門設諸班直上四軍仗衛諸軍素服陳列降者各服蕃服以見審問訖有旨放臯賜首服袍帶百官稱賀再御紫宸殿賜宴

政和初議禮局上受降儀節次頗繁今不書

開禧二年安丙函進

臣吳曦首來獻詔禮臣定獻儀首函至殿前司差甲士二百人同大理寺官監引赴都堂審驗奏獻太廟別廟差近上宗室南班奏獻太社太稷差侍從官各前一日赴祠所致齋至日行奏獻之禮禮畢梟于市三日付大理寺藏于庫遼下城克敵班師以所獲牡馬羊各一祭天地

明軍凱還皇帝率諸將以凱樂俘馘陳於廟社門外告畢以俘馘付刑部協律郎導樂以退其告祭用三獻禮儀與出師同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升午門樓以露布詔天下百官具朝服以聽儀與開讀詔赦同大將奏凱儀先期大都督以露布聞內使監陳御座於午門樓上前楹設奏凱樂位於樓前皇帝常服升樓大將於樓前四拜諸將隨之退就侍立位贊

奏凱樂協律郎執麾引樂工就位司樂跪請奏凱樂協律郎
舉麾鼓吹振作編奏樂曲樂止贊宣露布承制官以露布付
受露布官引禮引詣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官宣
訖付中書省頒示天下將校引俘至位刑部尙書跪奏曰某
官某以某處所俘獻請付所司奏訖退復位其就刑者立於
西廂東向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樓上承制官宣旨有敕釋縛
贊禮贊所釋之俘謝恩皆四拜三呼將校以所釋俘退如有
賜宣旨賜之大將以下就拜位舞蹈山呼如常儀百官復四
拜禮畢還宮洪武三年六月左副將軍李文忠北征大捷遣
官送所俘元孫買的里八剌及寶冊至京師百官請行獻俘
禮帝不許止令服本俗服朝見畢賜中國衣冠就謝十月大

將軍徐達及文忠等師還車駕出勞於江上明日達率諸將上平沙漠表帝御奉天殿皇太子親王侍百官朝服陪列達文忠奉表賀禮成退自西階皇太子親王入賀四年七月蜀夏明昇降表至京師太祖命中書議受降禮省部請如宋太祖受蜀主孟昶降故事儀見前帝以昶專治國政所爲奢縱昇年幼事由臣下免其叩頭伏地上表請罪禮惟命昇及其官屬朝見百官朝賀凡大捷擇日以宣其日不奏事百官吉服賀遣官薦告郊廟中捷以下止宣捷不祭告慶賀永樂四年定凡捷兵部官以露布奏聞大將在軍則進露布官行禮次日開讀第三日慶賀餘如前儀武宗征宸濠還禮部上獻俘儀值帝弗豫不果行嘉靖二十三年十月叛賊王三屢導吉

襄入犯大同官軍討擒之遣官謝南北郊景神殿太社稷擇日獻俘百官表賀天啟二年四川獻逆犯樊友邦等山東獻逆犯徐鴻儒等俱遣官告祭郊廟御樓獻俘

古者師行奉遷廟主及社主故其成功而反也告于太廟設奠反主又反社主如初迎之禮大司馬云愷樂獻于社是也其訊囚獻馘則釋奠於太學既乃舍爵策勳於廟享用備樂左傳桓十六年公至自伐鄭以飲至之禮是也詩小雅吉甫燕喜箋云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考唐宋明三代禮志均有凱還燕羣臣之文蓋其從來遠矣詩小序又謂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二者皆先王推至誠以待其下之義也後魏始宣露布

大張功伐而宋開禧之獻賦明慶厯之奏捷大抵緣飾
浮文以盪耀人耳目今綜次爲篇除其複冗削其雷同
俾覽者便於稽閱焉